

血腥的盛唐

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角们，为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、最璀璨也最黑暗、最血腥的朝代

一部289年的唐史，就是一部中国5000年历史的缩影。

4

走向开元盛世



王觉仁 著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腥的盛唐 . 4 / 王觉仁著 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
2012.9
ISBN 978-7-5506-1567-0

I . ①血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唐代—通俗
读物 IV . ① K24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5969 号

书 名 血腥的盛唐 . 4
著 者 王觉仁
责任编辑 陈欣
特约编辑 唐正申 赵晨凤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
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
印 张 19.75
字 数 306 千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1567-0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今日域中，谁家天下 /1

- 李敬业兵变
- 大清洗：裴炎之死
- 武后的男宠：面首的诞生
- 告密旋风与酷吏时代
- 大周帝国的标志：万象神宫
- 燕啄皇孙：李唐宗室的劫难

第二章 武周王朝 /39

- 女皇登基
- 立储之争
- 万象神宫的崩塌
- 北方的狼烟：契丹叛乱（上）
- 北方的狼烟：契丹叛乱（下）
- 请君入瓮：酷吏的终局

第三章 李唐归来 /83

- 一代名相狄仁杰
- 莲花似六郎：男宠的崛起
- 重归长安
- 男宠乱政
- 大臣与男宠的博弈
- 神龙政变

第四章 神龙政局 /124

- 孤家寡人李显
- 武三思东山再起
- 功臣集团的垮台
- 五大臣之死
-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

第五章 一团糜烂的政治 /157

- 皇后一党崛起
- 韦后的政治模仿秀
- 安乐公主：新女性的代表
- “和事天子”李显的幸福生活
- 丧钟为谁敲响？
- 中宗暴崩

第六章 睿宗李旦复辟 /190

- 李隆基登场
- 绝地反击
- 血腥一夜：后党的覆灭（上）
- 血腥一夜：后党的覆灭（下）
- 是皇冠，还是枷锁？
- 两强相争中的夹缝天子

第七章 梦魇的终结 /222

- 李重福兵变
- 一场政治恶斗
- 太平公主的强力干政
- 玄宗登基：这个皇帝不好当
- 始料未及的政治灾难
-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
- 巅峰对决

第八章 走向开元盛世 /264

- 飞鸟尽，良弓藏
- 姚崇：为盛世奠基（上）
- 姚崇：为盛世奠基（下）
- 宋璟：贤臣的典范（上）
- 宋璟：贤臣的典范（下）
- 张说：一个全能型宰相
- 封禅泰山：走向历史之巅

第一章 今日域中，谁家天下



李敬业兵变

公元684年阴历九月初六，武后宣布改元光宅，大赦天下，将东都洛阳改称神都，将洛阳宫改称太初宫，并且将所有旗帜旌幡全部改成了鲜艳夺目的金黄色；同时，中央各级政府机构和官职名称也全部都更换一新：

尚书省——文昌台；中书省——凤阁；门下省——鸾台；左仆射——文昌左相；右仆射——文昌右相；中书令——内史；侍中——纳言；吏部——天官；户部——地官；礼部——春官；兵部——夏官；刑部——秋官；工部——冬官。

此外，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，并增设右肃政台，以左肃政台监察中央，以右肃政台监察地方，从而加强了对全国各州的掌控；与此同时，其他中央机构如“省、寺、监、率”等，也全部易名。

这是自龙朔二年（公元662年）以来，武后对中央机构和官职名称所做的第二次改弦更张。大唐臣民再度陷入了一片眼花缭乱之中。许多人百思不解，不知道武后为何如此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。而且没有人料到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武后还将在世人诧异的目光中乐此不疲地改文字，改名字，改年号……

然而，这绝不仅仅是文字游戏。如果说龙朔二年的更换官称是武后

正式踏上权力之路的一声开道锣鼓，那么这一次改弦易帜无疑是武后意欲改朝换代的先声嚆矢。再打个比方，假如女皇武曌的一生是一部传奇大书，那么所有那些深深带着她个人烙印的文字、官称、年号，就相当于这部书的封面和目录。

它们华丽，典雅，意味深长，引人入胜，既摇曳多姿又凝然厚重，既端庄肃穆又风情万种……

不先读懂它们，我们就读不懂女皇武曌。

紧接着这次规模宏大的改弦易帜之后，武后不等朝野上下回过神来，再度做出了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举动——授意她的侄子，时任礼部尚书的武承嗣上表，奏请追封祖先爵位，并建立“武氏七庙”。

按照礼制规定，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建立“七庙”（祭祀七代祖先的宗庙），如今武后竟然作出如此明目张胆的僭越之举，到底是何居心？

面对武后越来越出格的举动，首席宰相裴炎终于忍无可忍了。

在随后举行的一次朝会上，裴炎鼓足勇气站了出来，对武后说：“太后母临天下，当示至公，不可私于所亲……独不见吕氏之败乎？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三）

这是裴炎自当上宰相以来，第一次和武后公开唱反调，而且言辞激烈，直接把历史上最典型的反面教材——西汉初年的“吕氏之祸”给搬了出来，实在是大出武后意料之外。

武后目光炯炯地盯着裴炎，冷然一笑：“吕后是把权力交给那些在世的外戚，所以招致败亡。如今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”

裴炎不敢直视武后的目光，但嘴上还是寸步不让：“凡事皆当防微杜渐，不可助长！”

武后闻言，顿时佛然作色。满朝文武噤若寒蝉，人人缄默不语。

当天的朝会就此不欢而散。

当裴炎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出朝会大殿的时候，望着空中变幻不定的浮云，心头忽然掠过阵阵悲凉。实际上他很清楚，只要是紫宸殿上这个老妇人想做的事情，普天之下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拦。但是，作为高宗临终前亲自指定的惟一一位顾命大臣，作为帝国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首席宰相，裴炎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，因此不能不谏。

也许在别人眼中，他今天的行为完全是螳臂挡车的愚蠢之举，可无奈的裴炎也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虽说裴炎是武后一手提拔的，而且在此前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——废黜太子李贤，改革三省制度，废黜中宗李哲，拥立睿宗李旦——裴炎也一直是武后的得力助手，双方配合得相当默契，但是对裴炎来说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——不能违背儒家的纲常礼教和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。

这是裴炎的底线。只有在这样一个合乎道统和法统的范围内，他才愿意和武后通力合作，实现政治上的互利双赢。然而，如今武后却在背离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甚至已经暴露出篡夺君权、颠覆李唐的野心，这就把裴炎的底线彻底突破了，他当然不能无动于衷。所以，除了硬着头皮出面谏阻，裴炎实在没有别的选择。纵然要为今天的这一谏付出代价，他也绝不愿意助纣为虐，成为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老妇人篡唐的帮凶。

至于说自己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，裴炎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鉴于裴炎的强烈反对，武后也不得不有所收敛，随后放弃了建立“七庙”的打算，只追封了五代祖先，并且在家乡文水建立了“五代祠堂”。

虽然武后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让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放缓改朝换代的步伐，更不意味着她会原谅这个公然背叛她的裴炎。

当武后正在紧张思考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的时候，扬州突然爆发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叛乱，一下子打乱了她的步骤。

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李敬业兵变。

李敬业是一代名将李勣之孙，承袭了祖父英国公的爵位，时任眉州刺史，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被贬为柳州司马。李敬业为此愤懑不平，于是纠集了一批同样遭到贬谪的郁郁不得志的低级官吏，在扬州揭起了造反大旗。

李敬业打出的旗号是——讨伐武氏，拥立李哲，匡扶唐室。他自称匡复府上将兼扬州大都督，以唐之奇、杜求仁为左右长史，李宗臣、薛仲璋为左右司马，魏思温为军师，骆宾王为记室，短短的十天之间便集结了十几万军队。为了加强号召力，李敬业还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相貌酷似李贤的人，以他的名义号令天下。

大军未发，骆宾王的一纸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便已经传遍四方州县。

骆宾王是享誉后世的文章圣手，与卢照邻、王勃、杨炯并称“初唐四杰”。他的这道檄文气势磅礴，汪洋恣肆，文采绚烂，辞锋犀利，与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并誉为“唐赋双璧”，堪称千古绝唱。此文后来被收进《古文观止》，改名《讨武曌檄》。下面，就让我们奇文共欣赏，一起来拜读一下这篇绝世美文：

伪临朝武氏者，人非温顺，地实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陈，曾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节，秽乱春宫。潜隐先帝之私，阴谋后房之嬖。入门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践元后于鞶（huī）翟，陷吾君于聚麀（yōu）。加以虺（huī）蜴为心，豺狼成性，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。人神之所共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犹复包藏祸心，窥窃神器。君之爱子，幽之于别宫；贼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呜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虚侯之已亡。燕啄皇孙，知汉祚之将尽；龙禁（chí）帝后，识夏庭之遽衰。

敬业皇唐旧臣，公侯冢子。奉先帝之成业，荷本朝之厚恩。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以也；袁君山之流涕，岂徒然哉！是用气愤风云，志安社稷。因天下之失望，顺宇宙之推心，爰举义旗，以清妖孽。南连百越，北尽三河，铁骑成群，玉轴相接。海陵红粟，仓储之积靡穷；江浦黄旗，匡复之功何远。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。喑鸣则山岳崩颓，叱咤则风云变色。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？以此图功，何功不克？

公等或居汉地，或叶周亲，或膺重寄于话言，或受顾命于宣室。言犹在耳，忠岂忘心？一杯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？倘能转祸为福，送往事居，共立勤王之勋，无废大君之命，凡诸爵赏，同指山河。若其眷恋穷城，徘徊歧路，坐昧先几之兆，必贻后至之诛。

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！

武后拿到这篇檄文，很认真地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

尽管落魄文人骆宾王在檄文中把她骂得狗血喷头，体无完肤，可武后还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才华。尤其是当她读到“一杯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？”时，不禁悚然动容，急问左右：“这是谁写的？”左右答以骆宾王，武后长叹：“这是宰相之过啊！如此人才，竟然让他流落民间！”

李敬业既然打出了讨伐武氏、匡扶李唐的旗号，身为外戚的武承嗣和武三思自然就坐立不安了。为了防止李唐宗室与李敬业里应外合，共讨诸武，武承嗣和武三思屡屡上表，怂恿武后找个借口处置目前资格最老的两个宗室亲王：韩王李元嘉（高祖第十一子）和鲁王李灵夔（高祖第十九子）。武后拿着二武的奏章试探宰相们的口风，想看看他们的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。中书侍郎刘祎之和黄门侍郎韦思谦都保持沉默，一言不发，唯独裴炎据理力争，坚决反对。

武后静静地看着裴炎那张因激愤而涨红的面孔，心里不停冷笑，眼中隐隐掠过一道杀机。

其实武后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诛杀裴炎了。暂且不说他先前公然反对建立“武氏七庙”的事，就说眼下，武后便有三条理由足以治裴炎一个谋反的罪名。

一、叛军首领之一、李敬业麾下的右司马薛仲璋是裴炎的亲外甥。对于这层关系，朝野上下一直议论纷纷，有人甚至认为薛仲璋正是裴炎派过去的。换言之，人们有理由怀疑裴炎就是这场叛乱的幕后主使。

二、自从扬州叛乱爆发以来，裴炎身为朝廷的首席宰相，却只字不提讨伐大计，成天悠哉游哉，像个无事人一样，人们当然也有理由打上一个问号：你裴炎究竟是何居心？

三、洛阳坊间近日风传一首神秘的歌谣：“一片火，两片火，绯衣小儿当殿坐。”显而易见，歌中所唱正是裴炎，而且暗指他将登上帝王宝座。俗话说无风不起浪，你裴炎若无谋反迹象，何以会有如此耸人听闻的谣讖在坊间风传？

凭此三条，就足以让裴炎死无葬身之地！

此时此刻，武后心中杀机已炽，可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。她不再言及李唐宗室之事，而是话题一转，询问裴炎有何良策讨伐叛乱。

裴炎似乎对武后眼中的杀机浑然不觉，又似乎已经抱定必死之心。

只见他猛然趋前几步，一下子跪伏在地，用一种凄怆而决绝的语调高声奏答：“皇帝（李旦）年长，不亲政事，故竖子得以为辞。若太后返政，则（叛乱）不讨自平矣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三）

此言一出，满朝文武在一瞬间全都变了脸色——惶恐不安者有之，惊怖错愕者有之，瞠目结舌者有之，幸灾乐祸者亦有之。

原本气定神闲的武后也终于按捺不住了。人们看见她腾地从御榻上跳起，整张脸因暴怒而变得异常狰狞，看上去就像一头毛发倒竖的母兽，仿佛随时会把匍匐在地的裴炎一口吞噬。

这一刻，整座紫宸殿的空气似乎也已凝固，人人呼吸沉重，气氛僵硬如铁。

就在此时，寂静的大殿上突然响起监察御史崔讷的声音。他挺身而出，大声说：“裴炎是托孤重臣，手握朝廷大权，若无异图，何故请太后归政？”

崔讷这句话就像一把尖锐的匕首，一下子刺中了裴炎的软肋。

众所周知，睿宗李旦是一个性情内向，不喜政治的人，一旦太后还政，睿宗亲政，那么作为顾命大臣兼首席宰相的裴炎，无疑将成为满朝文武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。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——裴炎之所以利用此次叛乱要挟武后还政，目的就是想在日后架空天子，独掌大权，成为像长孙无忌那种一手遮天的权臣。

这，就是崔讷所指的“异图”。

那么，裴炎到底有没有这份异图呢？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有。

裴炎毕竟是一个从政者，不是卫道士。尽管他身上不乏传统士大夫的气节，但是任何一个从政者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不可能仅仅是气节，而多数是出于政治利益，在这一点上，裴炎甚至比普通政客表现得更为明显。从他的发迹史来看，如果没有和武后进行一连串的政治交易，他绝对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权力和地位。所以，毋庸讳言，从裴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大多数所作所为就都是与个人的政治利益挂钩的。也因此，崔讷所提出的质疑就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
不过，无论裴炎心里是否包藏上述异图，在这个时候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因为，从他斗胆说出要武后还政的那句话后，其借助叛乱进行逼宫的意图便已暴露无遗，铁腕无情如武后，又岂能对此无动于衷？

所以说，其实是裴炎自己把脖子伸进了死亡的绳套。崔督所做的，只不过是最后时刻帮武后勒紧了绳子而已……

在这天的朝会上，崔督话音刚落，武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出了逮捕裴炎的命令。

几名如狼似虎的御前侍卫立刻朝裴炎扑了过去。

一代权相就此银铛入狱。

李敬业兵变是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叛乱，而叛军巢穴扬州又是有唐一代的财税重镇，因而这场叛乱对武后造成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。天下人似乎都在拭目以待，很想知道这个在政治上一往无前、所向披靡的女人，是否也能在战场上保持同样的强势。

对此武后当然不会掉以轻心，她坚信自己必将再次用事实向世人证明——她是不可战胜的！

当东都朝廷正因裴炎一案闹得不可开交时，武后一边与宰相们进行着激烈的政治博弈，一边也迅速完成了平叛的军事部署。这一年十月六日，她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（淮安王李神通之子）为扬州道大总管，以将军李知十、马敬臣为副总管，率领三十万大军开赴战场。

武后之所以选择李孝逸为主帅，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很会打仗，而是因为他的身份——宗室亲王。你李敬业不是叫嚣着要匡扶李唐吗？那我就派一个李唐亲王来灭你，让天下人知道李唐宗室始终是和我站在一边的，把你那冠冕堂皇的政治遮羞布一举戳穿，再撕个粉碎，让你在兵败身死之前，先在天下人面前裸奔一回！

武后此举可谓高明。平叛军队尚未开拔，她就已经在道义上扳回了至关重要的一分，让李敬业的起兵丧失了最起码的合法性，同时也丧失了人心。

此外，武后还给这支出征部队配备了一位监军——魏元忠。他就是当初急中生智拉黑帮老大来为高宗护驾的那个家伙。武后之所以这么安排，有两个重要目的：一、让足智多谋的魏元忠弥补李孝逸在战略战术上的不足，确保平叛战争的胜利；二、监视李孝逸，防止他临阵倒戈，毕竟他是李唐亲王，是否能真正忠于武后还很难说，所以这层风险必须严加防范。

就在李孝逸开拔的一个月后，武后再度任命了一个江南道大总管，

亦即第二梯队的主帅。这是在做两手准备，万一李孝逸战败，第二梯队可以迅速出击。而这个第二梯队的主帅不是别人，正是当时威震一方的抗蕃名将，时任左鹰扬大将军的黑齿常之。

如果说任用李孝逸是武后打的一张政治牌，那么任命黑齿常之则是一张百分之百的军事牌。李敬业虽说是将门之后，可他本人的军事能力和作战经验，跟黑齿常之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因此就算李孝逸战败，武后也还有黑齿常之这张王牌，足以摆平李敬业。

综观武后在这场平叛战争中所作的战略部署和人事任命，其心机和谋略确实是常人莫及的，无怪乎后来朝廷军队会迅速平定李敬业叛乱，可谓“其胜也宜哉”！

相对于武后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的智慧和谋略，李敬业的表现就差得太远了。

李敬业一起兵，就面临两个选择：一是挥师北上直指洛阳，夺取东都号令天下；二是南渡长江攻占金陵，经营江东以求自固。

军师魏思温力主北上，他认为，既然义师打的是勤王旗号，自然要进军东都，才可获得四方响应。而裴炎的外甥薛仲璋则力主南下，因为金陵乃历朝古都，有帝王气，且有长江天险可以依恃，所以他认为，应先取常州、润州（今江苏镇江市），奠定霸业之基，而后再北图中原。这才是进可攻，退可守的良策。

面对金陵王气、定霸之基的诱惑，李敬业怦然心动，旋即采纳薛仲璋之策，决定渡江南下。

这是李敬业一生中最重大的，也是最失败的一次抉择。

魏思温极力反对，说这是大事未举就先躲到巢穴里，会让天下志士灰心丧气。可李敬业充耳不闻，命左长史唐之奇留守扬州，然后亲率大军南渡长江，攻打润州。魏思温无奈地对右长史杜求仁说：“兵势合则强，分则弱，敬业不并力渡淮，收山东（崑山以东）之众以取洛阳，败在眼中矣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三）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魏思温的担忧是对的。李敬业起兵，最大的本钱既不是他将门之后的招牌，也不是那个假冒的章怀太子李贤，更不是他仓猝集结的十万乌合之众，而是“志在勤王，匡扶李唐”的政治口号。因为天下人对武后擅权专制的不满由来已久，如果充分利用这一点，必

可收揽人心，号令天下。只可惜李敬业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、鼠目寸光的武夫，他拒绝北上，掉头南下的行为，一下子就暴露了割地称王的野心和意图，也彻底暴露了他假勤王、真叛逆的嘴脸，所以天下人必然会对他极度失望，因而也就注定了他的败亡。

光宅元年十月中旬，李敬业攻陷润州，生擒他的叔父、润州刺史李思文。李敬业对他说：“叔父是武氏的狐朋狗党，应该改姓‘武’！”

就在李敬业给他叔父改姓的五天之后，他自己的姓也被朝廷改了。武后剥夺了他的世袭爵位和皇姓，恢复徐姓；同时刨开了他祖父李勣的坟墓，并且剖棺暴尸。可怜李勣一世英名，死后却被他的孙子玷污和连累，连灵魂都要在九泉之下背负耻辱，不得安宁！

十月下旬，李孝逸大军逼近润州，徐敬业兵分三路迎战，自己亲率一路进驻高邮，派胞弟徐敬猷进至淮阴，再派将领韦超、尉迟昭进驻都梁山（今江苏盱眙县南）。

李孝逸进抵淮河北岸后，前锋雷仁智与徐敬业遭遇，首战失利，李孝逸胆怯，于是逗留不进。关键时刻，武后特意安排的监军魏元忠开始发挥作用了。他马上去找李孝逸谈心，话头话尾一直在暗示李孝逸：徐敬业打的是匡扶唐室的旗号，而您又是宗室亲王，若您一直畏缩不前，难免让人怀疑与徐敬业暗中勾结，万一太后怪罪下来，到时您一定罪责难逃！

李孝逸吓得冷汗直冒，只好下令军队出击。

朝廷军的战斗力本来就在叛军之上，一旦主帅下定进攻的决心，自然是势如破竹、所向无敌。十月下旬，副总管马敬臣在都梁山击败并斩杀了尉迟昭。十一月初，李孝逸大军又先后击败叛军将领韦超和徐敬猷。至此，徐敬业的左膀右臂被全部砍断。朝廷军乘胜而进，于十一月中旬在下阿溪与徐敬业主力展开了决战。

下阿溪一战，朝廷军一开始频频受挫。先是前锋苏孝祥率五千人趁夜抢渡溪流，遭遇叛军顽强阻击，苏孝祥战死，官兵多半落水溺毙；继而李孝逸主力又多次发动进攻，均被叛军一一击退。生性怯懦的李孝逸再次萌生退意，被魏元忠阻止。魏元忠仔细观察了战场上的风向之后，力劝李孝逸采用火攻之策。

李孝逸本人虽然怯懦无能，但却善于听取正确意见。冬天里漫山遍野的枯草成全了官军的火攻战术，只见数千艘燃烧着熊熊烈焰的草船顺

着呼啸的北风迅速扑向驻守南岸的叛军。火船撞上南岸之后，漫天大火开始在叛军营帐疯狂蔓延，顷刻间吞噬了徐敬业麾下的七千部众，也一举烧毁了徐敬业的所有梦想。

徐敬业在惨遭重创之后落荒而逃，跟随他逃亡的只有徐敬猷、骆宾王以及少数残部。大多数部众就算没被烧死，也都成了官军的刀下之鬼，或者沉入下阿溪喂鱼去了。徐敬业仓惶败退扬州之后，一刻也不敢耽搁，又匆忙带上家眷逃奔润州。

光宅元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徐敬业一行逃至海陵（今江苏泰州市），准备从这里渡海流亡高丽。无奈老天爷总是和他作对，这一天又刮起猛烈的东北风，使他的船只根本无法张帆出海。徐敬业望着浊浪翻涌的海面，一种冰冷的绝望瞬间弥漫他的全身。那天夜里，一个叫王那相的部将趁徐敬业熟睡之际，偷偷潜入他的帐中，轻而易举地割下了他的首级，随后又砍杀了徐敬猷和骆宾王，带着三人的首级投降了官军。数日后，叛军余党唐之奇、魏思温等人也相继被捕，被官兵砍下首级，传送神都。

至此，徐敬业叛乱宣告平定。

拥兵十万的徐敬业从起兵到被杀，历时仅两个多月。其败亡之速，其下场之不堪，让许多大唐臣民在日后追忆的时候仍然歆歆不已。

徐敬业等人沾满血污的首级传送洛阳后，被高高悬挂在端门前的旗杆上示众。那天，盛装华服的武后站在则天门楼上远远地望着，感觉那几颗肮脏的首级就像是烂在枝头上无人采摘的野果，只等乌鸦和秃鹫前来啄食。武后那天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，然而细心的朝臣却分明看见她的嘴角荡漾着一抹矜持的笑容。

那天有状若血火的凄美晚霞在西天灼灼燃烧，像极了下阿溪岸边百年一遇的熊熊烈焰。武后起驾回宫的时候，随行的文武百官束手站立在甬道两侧，看见武后端坐在御辇上，从太初宫宽广的殿庭中徐徐而过。在金黄色的余晖映照之下，武后那张方额广颐的脸庞似乎罩上了一层绮丽的光晕。

百官们敛首低眉，莫敢仰视。

他们都说，当时的武后看上去就像一尊凛然不可侵犯的神祇。



大清洗：裴炎之死

在徐敬业败亡之前，帝国的一个重要人物已经先他而死。

这个人就是裴炎。

裴炎下狱后，武后亲自点名，命左肃政大夫鞠味道和侍御史鱼承晔负责审查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不择手段坐实裴炎的谋反罪名。

审讯过程中，裴炎语气强硬，毫不妥协。有人劝他适当让步，或者态度谦逊一点，以求避死免祸，可裴炎却摇头苦笑，说：“宰相一旦下狱，岂有活命的可能？”

基本上可以说，此刻的裴炎已经无惧于死亡了。

从裴炎确凿无疑地看见武后改朝换代的决心和野心后，他就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，那就是——与武后公开决裂，然后坦然赴死。

不管他过去和武后有过多多少默契于心的政治交易，也不管裴炎心里还藏有多少个人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，总之在这个最后的时刻，在这个涉及君臣纲常、社稷安危的原则性问题上，裴炎还是清醒的。作为一个从小就进入弘文馆就学，熟读圣贤经典的儒家士大夫，裴炎的立场和态度很明确——与其充当武后颠覆李唐的帮凶，变成一个人神共愤的乱臣贼子，或者在这个老妇人的石榴裙下摇尾乞怜，蝇营狗苟地活过下半辈子，那还不如引颈就戮，痛快一死，起码也能保住一个李唐忠臣的名节，起码还有脸面到地下去见高宗。

所以，裴炎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完全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。

除了不愿成为武后篡唐的工具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迫使裴炎主动选择死亡。那就是——他后悔当初帮了武后太多的忙！谁都不能否认，武后之所以能够顺利摆平几个儿子，获得临朝称制、母临天下的合法性，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（或者归咎于）裴炎的。因此，未来武后如果真的篡了李唐天下，无疑也有裴炎的一份功劳（或者一份罪孽）。想到这一点，裴炎就会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和自责。

因此，死亡对于此刻的裴炎来讲，与其说是一种惩罚和灾难，还不如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。

正当徐敬业兵变的烽火在扬州熊熊燃烧之时，神都洛阳的朝廷上也打响了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。面对悬而未决的裴炎谋反案，文武百官们迅速分成了两派。一派以主审官鸾味道和凤阁舍人（中书舍人）李景谔为首，坚称裴炎必反；另一派以纳言（侍中）刘景先和凤阁侍郎（中书侍郎）胡元范为首，竭力为裴炎鸣冤叫屈。他们在朝堂上公然对武后说：“炎，社稷元臣，有功于国，悉心奉上，天下所知，臣敢明其不反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三）

扬州叛乱未平，当朝首席宰相又涉嫌谋反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此时的武后当然不希望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，所以她只能强捺心头的怒火，淡淡地说：“裴炎有种种谋反的迹象，只是诸卿不知道罢了。”

可刘景先和胡元范根本不买武后的账。他们异口同声、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如果裴炎谋反，那臣等也都是反贼了！”

裴炎的落难，无疑让同僚刘景先和胡元范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。他们意识到，裴炎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明天，所以此时此刻，他们必定要豁出身家性命力保裴炎。

因为只有保住裴炎，才能保住他们自己的明天。

武后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。

这一眼顿时让刘景先和胡元范不寒而栗。

但武后最后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口吻说：“我知道裴炎谋反，也知道你们不反。”

武后在最大程度上作出了让步，但同时也是在暗示并警告刘、胡二人——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们最好是认清形势，和裴炎划清界限，没必要和他掺和在一起。

然而，令武后深感意外的是——她的克制和忍让并没有获得宰相和大臣们的理解，她的暗示和警告更是被当成了耳旁风。在刘景先和胡元范的带头作用下，文武百官中的大多数居然都站到了裴炎一边，力保裴炎的奏章如同雪片一般纷纷飞到她的面前。

武后愤怒了。

虽然她不希望因为裴炎一案而掀翻整个朝堂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容忍满朝文武伺机对她发难。

她绝不容忍！

因此，武后决定杀鸡儆猴，对东都朝堂来一场大清洗。